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王缉思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时,可以得出3点结论。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最后,从思维框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消解国际冲突,也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关键词:美国霸权;中国崛起;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386(2005)05-0013-04

布什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仍然在基本平稳的轨道上发展。两国高层接触频繁,战略对话渠道畅通,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出现严重争执。但是,双边关系也被一些新的阴云所笼罩,例如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升温、美国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日“二加二”联合声明首次提到台湾问题、美国在中亚支持所谓“颜色革命”、双边经贸摩擦点增加等等。一些观察家据此认为,中美关系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甚至预言中国崛起和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将转化为对抗。

不能否认,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构成对中国稳定发展的最大外部挑战;中国的发展势头如持续下去,将成为世界上同美国实力地位最为接近的大国。美国维护单极,中国提倡多极。从纯粹的权力政治角度看,或从新兴国家挑战霸权国的历史经验看,难免得出中美必然争霸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的关系做出细致一些的分析,应当能够构建出某种新的理论思考。

中国国力迅速提升的起点,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这绝非历史的巧合。经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从70年代末以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1%,如今增长到4%;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从当年占世界总量的22%左右,提高到如今的32%左右。美国当年在同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对抗中处于守势,而今天牢牢占据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被称为“新帝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中国崛起是在美国霸权扩张的历史时期开始并持续的,而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没有因中国崛起而受到削弱。这一现象本身,已经对“美中必然对抗论”构成了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2005-09-26

作者简介:王缉思,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上相对立的大国,究竟能够保持多长时间互不为敌、和平共处的局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把美国霸权及中国崛起对其可能形成的挑战,分解为几个不同的侧面来进行考察。

美国称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所谓“机制霸权”(regime hegemony)^①,即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倡导下建立起来、至今还在运转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和联盟,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北约、美日军事联盟,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七国(现加俄罗斯)首脑会议机制,90年代初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而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安全机制。美国是通过这些机制企图“领导世界”的。中国参加了其中绝大部分经济机制(其中过程最为艰苦漫长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和一部分安全机制(如核不扩散条约)。中国尚未参加的若干机制,包括八国首脑会议、北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防扩散安全倡议(PSI)等等,其建立的初衷不是对付中国。中国对它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但并没有建立反制的机制加以对抗。中美应对朝核问题的方法迥异,但在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的原则立场上却是相互协调的。两国在国际机制中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我们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机遇大于挑战,也可以理解为现存全球国际机制中对中国有利的因素大于不利因素。

美国霸权的第二个侧面是经济霸权。虽然中美经贸摩擦不断,但美国经济霸权同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当今中美经贸摩擦同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经贸摩擦有质的不同,因为中美两国产品的相互替代性不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激烈。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经济的互补性仍然很强。此外,美国金融霸权是其经济霸权的核心。中国的经济崛起还远远没有威胁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欧元才是最接近于挑战

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和股票,因此美元地位急剧跌落将对中国不利。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在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的矛盾和竞争。美国的能源消耗约占世界的1/4。美中日三国分别是世界上前三位的石油消费大国,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在迅速增长。为什么向来极少有“美日争夺能源”的忧虑,而近来不断出现“中美争夺能源”、“中日争夺石油”的舆论呢?显然,问题主要不在能源短缺、石油价格上涨等物质因素,而在于中美、中日之间缺乏战略互信。

于是,我们必须考察美国霸权的第三个侧面,即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对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屈从于它而又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人怀有深深的战略疑虑,也毫不掩饰他们的“两面下注战略”,即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从而扩大美中合作;另一方面又防范中国在现存国际机制之外另起炉灶,准备遏制中国。

但是,美国人也意识到,同中国相比,与他们在价值观上更为对立的,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9·11”之后美国人更看清楚了:“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远远小于美国同塔利班的对立。”美国人还能看清楚:中国无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也无意建立反美政治联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甚至还能从积极方面去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邪恶国家”或“失败国家”。所以,中国在坚持自身独特发展道路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争取美国在合作方面下的“注”多一些,在防范方面下的“注”少一些,即争取同美国建立某种程度的战略互信,改进两国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并非幻想。

第四,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挑战它的军事霸权,而中国国防力量正在增强。但是,美国军事开支几乎占到世界各国军事开支总和的一半。中

^①参阅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57页;门洪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7-32页。

美在军事能力和投入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形势，同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夺世界军事霸权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美苏军事实力难分伯仲，在两个德国的边界上紧张对峙，在亚洲和非洲进行了若干次“代理人战争”，苏联将战略核导弹运进古巴引发过严重军事危机。相比之下，可能引发未来中美军事危机的冲突点很少，几乎全部集中在台湾海峡，而不会扩大到中国周边以外。经过多年较量和沟通，美国对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相当清楚，为避免同中国的对抗，美国现在对“台独”倾向加大了制约力度。中国也不断重申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耐心。在台海局势相对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仍在上升，同美国军工集团需要寻找“敌人”以扩大自身利益的驱动密切相关。因此，尽管中国军力增强并未构成对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直接挑战，“中国军事威胁”的鼓噪却不会减弱。

最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以霸主自居，中国在本地区影响日益上升，形成了一对结构性矛盾。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将菲律宾占为殖民地。1899-1900年美国针对中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此后，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代价最严重的三场对外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太地区。可以说，一百多年来，美国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一地区的“局外人”。战后美国一直对日本实施事实上的军事控制，在经济、政治方面也没有忘记“敲打日本”，排除了日本在本地区挑战美国霸权的可能性。现在，唯有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地区霸权提出挑战。于是，对于中国在亚洲外交中的一举一动，对于任何将美国排斥在外的区域化机制（东盟10+3、东亚峰会等），美国或是公开反对，或是暗中阻碍，或是满腹狐疑。冷战后美国不断巩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排，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应该说，冷战后（特别是“9·11”后）美国在其全球战略中没有以中国为主要对手，但在其亚太战略中，却越来越明确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换句话说，在美

国人眼中，中国没有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却正在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

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论证过的，全球霸权不能允许区域霸权的出现；当某个区域性强国开始挑战全球霸权国家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时，这个全球霸权国就会支持这个地区强国的对手，以维护这一地区的权力平衡，制约这个地区强国的发展^①。今天美国的全球霸权依然巩固，但它必须将维护霸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大中东”地区。这样，美国维护亚太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扶植、支持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潜在对手，利用中国同邻国的矛盾，阻止东亚区域机制的发展壮大。当中国同日本或任何其他邻国的矛盾上升时，美国自然要坐收渔人之利，不分别是非曲直地同情日本和其他邻国。对于中国的周边国家来说，普遍面临着一个如何在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之间维持平衡的问题。由于特殊原因，日本多半将继续依仗美国，不惜疏远中国。其他国家的典型态度是：一只眼睛对中国投出热情之光，发展睦邻关系；另一只眼睛察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不想得罪强权。

综合来看，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时，可以得出3点粗浅结论。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国同美国主导的多边军事安排的关系等问题上，双方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中国继续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控制中日矛盾，有利于稳定对美关系。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为中美处理在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方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最后，从思维框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① 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217页。

消解国际冲突,又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两大社会内部都有推进

双边关系的强大动力,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责任编辑 严瑾)

America's Hegemony and China's Rise

WANG Ji-s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hen analy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s hegemony and China's rise, we can draw three conclusions. First, China's rise do not needfully challenge America's regime hegemony, economic hegemony, political hegemony, military hegemony etc.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spac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merica's global hegemony system. Second, China's rise will bring structural challenge towards America's regional hegemony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ird,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analyzing approach--power politics, is still somewhat useful in today's China-US relations, we can not neglect the fact that China and America can become friends providing they have the willing. Nowadays, leaders of both sides are aware of dangers of the confrontation, so it is more likely to establish a stronger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Key Words: America's hegemony; China's rise; China-US relations